

第二十四篇

推动“传回耶路撒冷”的神国英雄-何恩证

1940年代，有一群基督徒领受穆斯林宣教的异象，期盼由中国途经西北七省，穿越西北七国，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。他们当中的赵麦加、何恩证夫妇，是最早一批领受这个异象，一生持守、身体力行的宣教先驱。虽然他们有生之年未能到达耶路撒冷而停留在新疆，但他们所撒下的种子，却成为中国教会的属灵遗产，直到今日仍然鼓舞着许多基督徒前仆后继，承接这份传福音回耶路撒冷的使命。

1917年10月，何恩证出生在河北省农村。她从小就跟着母亲上教会，15岁时在一次宋尚节的布道会中，真诚悔改重生。

17岁时，何恩证开始有去远方宣教的感动。在寻求的过程中，往大西北的异象愈发清晰。她进入圣经学院接受装备。1937年毕业后，何恩证一心想前往福音未传之地，然而当时上帝没有开路。于是何恩证一边服侍、一边祷告寻求神的带领。

1940年，戴永冕（戴德生之孙）在陕西凤翔创办西北圣经学院，邀请何恩证前往同工。这个神学院的宗旨就是到西北穆斯林地区宣教。何恩证在这学院除了教导圣经之外，也做管理女学生的工作。这个神学院在当时为西北地区培养许多“按着正意分解真道”的仆人，结出丰盛的果实。

1943年复活节当天，西北圣经学院的副院长马可，与何恩证等13位师生一同领受了“蒙召去新疆”的异象，成立了“中国基督徒遍传福音团”（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），口号就是“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”。这是一个完全由中国信徒组成的跨宗派组织，没有外国宣教士领导，也不接受国外机构奉献，一切靠中国基督徒自立自养自传。“遍传福音团”的成立，在中国教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
1947年，何恩证与赵麦加成为“遍传福音团”正式差派的远征军，准备走向新疆最西边的疏勒，进行长期宣教。当时陕西、宁夏、青海、甘肃各

省都已经有了教会，唯独新疆迟迟没有人去。他们带着简单的行囊以及众教会奉献的各种设备，一路向西；虽然他们深知前路充满险阻，但他们毫不畏惧、凭着信心迈进。

在前往新疆的沿途，他们服侍众教会、带领聚会，看到哪里有需要就暂时停留，有些人甚至就留下来支援当地教会的事工。从西宁到新疆一路三千公里，他们餐风露宿、披星戴月，甚至还遭遇过盗匪袭击的危险。他们一面走路一面读经、唱诗、祷告，从不担心粮食不够、也不害怕生命安危；因为他们相信既然神曾经在旷野保守、供应以色列人，也必同样带领他们西进的道路。

就在他们认为苦尽甘来，可以顺利到达新疆之际，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拦阻。当时的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信奉伊斯兰教，他不希望基督徒到西北宣教，于是派军队阻止何恩证一行人。除了赵麦加一人获准留下来处理骆驼和物品之外，其余的人都被军车强行送回西宁。何恩证等人虽然不能理解神为何容许他们受阻，但她并不气馁。她回到兰州继续服侍，学习阿拉伯语，准备日后再次西征。

1948年春，赵麦加从甘肃的张掖、酒泉、敦煌走向新疆哈密，沿着天山北边的丝路，最后抵达疏勒，成为第一位将福音传到南疆的汉人宣教士。而在兰州的何恩证同年也带着几位同工再次向新疆出发，这一次他们终于顺利抵达乌鲁木齐，在那里唯一的教会配搭侍奉一段时间。

1953年，透过张蒙恩牧师牵线，何恩证决定嫁给在南疆的赵麦加。当她准备前往疏勒与赵麦加会合时，有人劝阻她：“现在风声这么紧，许多人已经被下在监牢里。赵麦加在疏勒那里，不死也得劳改。他一个人受苦就够了，你何必去受连累？”何恩证回答说：“南疆好不容易才开了门，建立了教会；他如果死了，教会怎么办？他已经钉进了那里，他不怕死，我怎么可以怕死？如果他被劳改，我可以给他送饭；如果他死了，我可以接续他的工作！”于是何恩证毅然前往疏勒与赵麦加结婚。

婚后何恩证随着赵麦加到莎车和喀什服侍。由于当地是伊斯兰教的地盘，穆斯林领袖对基督徒抱持非常敌对的态度。何恩证夫妇并没有太多机会

向穆斯林传教，在教会聚会的会友还是以汉人为主；加上当地政府也质疑他们是反革命或特务，一直要他们坦白、交代背景。面对如此艰难的环境，何恩证曾描述：“我们无论到哪里，人家都对我们很好，可是不能对外传福音，我们心里实在不好受…”。

随着局势愈发险峻，之前所建立的教会都一一关闭，没有了服侍的工场，何恩证先后在成衣厂和幼儿园工作，赵麦加则从事会计职务。无论在哪里，他们虽然不能公开传福音，仍然用服侍神的心服务人民，用品格见证神，在当地赢得众人的称赞。

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即将席卷整个中国前夕，何恩证读经时领受到神的指示，要她带着两个儿子离开新疆。于是她和孩子回到两人的老家山西和北京共住两年，避过了文革时期在新疆地区的大迫害。然而，留在莎车的赵麦加却被扣上“间谍、特务、叛徒、反革命分子、反动分子头头”等罪名，受到严酷的批斗。文革结束之后，赵麦加才回到莎车继续做会计的工作，于1987年退休。

何恩证在文革之后，再次带着孩子回到新疆和丈夫会合，持续忠心地在工作岗位上服务。1989年赵麦加不幸中风，从此不太能走路说话；但直到2007年去世以前，每当听见“遍传福音团”这几字，总是激动地老泪纵横。何恩证则仍然在南疆殷勤地传福音，直到2014年以97岁高龄被接回天家。

曾经有人为赵麦加、何恩证夫妇俩壮志未酬感到惋惜，何恩证回答说：“60年前我们欢欢喜喜地走上这条路，现在我们还在这里，看不见很多果效…但我深信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工的，必成全这工…我和赵麦加会死在这里，我们来的时候就没打算活着回去，但我们却能看见后继有人…求主用当初呼召我们的灵，继续呼召更多的弟兄姐妹，一起来完成这个事工。”

何恩证、赵麦加这一生没有得着神所应许的，他们却因着信，像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结出许多丰盛的子粒来。今日，“传回耶路撒冷”的行动，仍然在中西教会中以不同的方式进行，从未止息。

默想/讨论

何恩证就像英国约翰·班扬的妻子伊丽莎白一样，明知结婚后的生活必然“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”，但她们都“不以性命为念”，甘愿与丈夫“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”（徒二十 24）。

在圣经中，还有哪些经文和实例，印证们这些英雌们对婚姻的抉择？（例如：创二 24，摩三 3，弗五 22-33，罗十六 3-4）。